[illegible]士非關釋化
[illegible]戰國無主何關
[illegible]之亂何能亂之夫婦
[illegible]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
然濟極言恫僧深詈佛者統知上書
必不會旨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
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
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
詈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
齊表云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
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麪牲欺
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
夕敬娀恠之胡鬼曲躬供貪婪之賊禿
耽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
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
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
於温清流涕動於旨下興言賦於孝

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
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

於温清流涕動於旨下興言賦於孝
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
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
情罵之竹脯麪牲用替犧粟蘋藻初
祭豈惟有梁之時盃尊就卑乃万代
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椿哉
自非行揔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
絶慾於咸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
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
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裏以御魑
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欝杭於三危左
傳允（音捐）姓之族居于瓜州是也杜預
以允姓陰戎之別祖与三苗俱放於
三危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
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
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
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与三
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
仁義貪詐甚者号之為佛佛者廢也
或名為勃勃者乱也而陛下以中華
之盛冑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
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
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叙禹貢所

傳懸度已下苟濟加謗不讀三史奚
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

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
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叙禹貢所

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三史奚
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
索而度也賢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
和於玉燭土絶流霜七衆照於金鏡
神幾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
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号中國也
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
巴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案
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
梟鏡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
逆節弥甚達多投石難陁引弓變草
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乳徒
易衣削髮設言虛詐不足承禀九十
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
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
親尚不存既殁踈何能救斯即不行
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
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腋而誕義出前
經以懷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
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終故生七日
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
之不同梟鏡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
出權行叛君逆節一何誣謗自餓以

化外道變俗以静貪門而去諸道佛
道最貪全成毀此誉誅國而不護國示

之不同鼎鏡如何濫委引弓投召事
出權行叛君逆節一何誣謗自餓以

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去諸道佛
道最貪全成毀些誅國而不護國示
業難亡羣典廣之理路無沒濟巧於
合會補闕文斯曰有才不妨無狀濟
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
君陵親違礼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
百事擬帝躬深知僧尼絕慾用則逆
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
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
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臣
愛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
法不婬胡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
譏然佛之非胡乃為天種胡乃戎類
本異梵鄉猶言神州号為漢地今
撿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
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末曰中華陸
渾觀戎又戎變夏矣惟佛一法教絕
色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
濟云奸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
黨行婬殺子僧尼悉然宮螻蟻而起
浮屠費財力而搆堂宇若今尼能照
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
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无益而
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

浮屠費財力而搆堂宇若今尼能照
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

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无益而
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
怪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
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
婬煞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
四國將來則沉於三途而謂僧尼悉然
加誣之太甚也又云大覺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
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
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螗蜋有拒輪之
勇井蛙滯坎窞之心哉
濟云胡法慳貪惟財是与直是行三
毒而宮方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
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
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檀捨為
初惟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乃
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
絶慈風豈識三寶為正化濟以不得
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竟以各人未
顯猒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
濟寔鄙夫輕馳寸筆獨不聞顧雖拜
方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郡賞庫無
尺絹謝安平百万賊愀然改容能仁
捨四有帝遺如涕唾斯實録也況復

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
誠八欲之毒虵衣盖自隨若鳥之遊

尺絹謝安平百万賊愀然改容能仁
捨四有帝遺如涕涶斯實録也況復

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
誠八欲之毒虵衣盖自隨若鳥之遊
空府去留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
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
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為僧豈得以
賊臣虐主等褸傳與唐虞稊莠荆棘
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
分全恫以昏冕都奄諸髦亮理不可
也于時有梁之為政也仁育為初帝
則絶慾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蠅
點足可投俾豺虎矣通人為論理則
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
行惟孔一人澀吹竊服時惟傾國僧
之真為權實難分惟佛得知餘存視
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
灰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
乞食納衣頭陀為務今則不然數十
万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
有飢乏之憂遠教設法不行何須此
法進退未為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
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
張施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

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
踊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

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
張施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

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
踊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
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
如法脩行如來白毫相中无量功德
百千万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
盡故知為道出家為道興供為道而
受為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
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
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
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無
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
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
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
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
得与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
日門徒不能分辯真偽況中華避役
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
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
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孝定魔
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
華避役姦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讜言誠非
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尒何不論

於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役
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為王

華避役對佞惑迷惑者斯是讜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尒何不論

於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為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録以上之

濟又引涅槃閻王宮父者婆叙状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謂父實人横生圖宮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追悔慙謝獲无相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乱謂佛說父无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請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群不巨万衆稱為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廣滅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狂蒙之寓言焉

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婬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

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
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

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佼無期詣道
志在貪婚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
十等一曰營繕廣厦僭擬皇居也二
曰興建大室壯飾胡像僭比明堂宗
祏也三曰廣譯姦言勸行流布轢
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
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
曰豫徵取贖免地獄六極之課殃奪
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
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
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覇之基也
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
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
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
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
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
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
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
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鍾於
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掛旛蓋於長剎
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賛唄象食舉之
登歌冀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觀

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
旂之文物凡者舉昔稱疑明義六六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賛唄象食舉之
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觀

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
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六六
陛下方更傾儲供寺万乘擬附庸之
儀肅拜僧丘三事執陪臣之礼寵既
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攙合
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
不齒無何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譏
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偽
無悪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
獨夫闇主不言自刑飾詞覆詐迹昌
露矣故曰知人惟難（金實難知知）其難者千
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
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則後之
上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
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
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
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
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僧
道釋兜足能除禍屏絶干戈今乃重
閉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煞螻蟻
而管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詔

祭又翻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
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

閔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煞螻蟻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自為陛下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傚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无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嫉書以潔齋為諂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岳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无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正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為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為奸詐為心墮胎煞子昏嬈乱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　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居坐夏不煞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傚君父妄仁於蝨蟲也墮胎煞子反養於蚊室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
僧居坐夏不終護蟻者愛含生之命

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蝨蟲也墮胎煞
子反養於蚊室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經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
至子不子經紀紊乱矣濟引宋齊信
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
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
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
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
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
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
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
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
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万年故
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
而成果故受報於未来也是則業運
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
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
地祇方澤山川望祟一切須除豈獨
佛僧濫受誣恫乃云墮胎煞子令存
好仇尒亦好仇何為干政自不見也
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
密逃於魏欲庄静帝事露為齊文襄
燒煞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

逞才術干政冒榮負智自滅古云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

密逃於魏欲庄静帝事露為齊文襲
燒然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

逞才術干政冒榮貪智自滅古云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
厝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
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
學八正以導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
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為宗餘
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乱
業之夫以為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代
衆以僻乱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
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酷可悲矣
十六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
為偽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
極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傾竭府藏充
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陁微官固非所
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下字
黎庶君臣夫婦經紀有本自魏晉已
来胡媛乱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
奸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
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
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輙沐浴
輿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
震怒欲然之高邪肱曰此漢覓名欲
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内可長

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
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陁表奏

震怒欲然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

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陁表奏惟述僧之妖嬈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瞻者止惟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千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立貽玄以司之清衆睫如不可陷溺子陁家素貧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惟衣与食困此終窶長弊飢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澹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撿傅弈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為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十七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官遂家于蜀梁末為僧陽狂浪宕周氏平蜀因尒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遭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增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歷膺圖揔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万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万姓不勸立

四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大平延寺者無選道俗冈擇親疎受潤黎元等元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

姓同去天寶三載中興黎兆民之始遷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遣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万姓不勸立

四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天平延寺者無選道俗冈擇親疎受閻黎元等元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房和夫妻為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刼於是寒衣露養孤生疋鰥夫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選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哥周之詠飛流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斯可為万姓是一部衆僧四海則是平延大寺云云

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尒夫妻乃和未能絶慈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即色為空非正智莫曉即凡為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

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万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塼瓦成日為草虫而作火刼助螻蟻而起天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誠也故比立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

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正矣事

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正矣事
罕行之
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无行富
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
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人必望
免丁竟脩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
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
條懲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　是滅佛法勸行大乘　勸念貧窮
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　勸益國民
勸猶為民　勸久和合　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　勸行敬養　勸寺无軍
勸蕪三藏　勸少立三藏　勸僧訓僧
勸敬大乘誡
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
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
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
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
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
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
无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
臨冥報記　云云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

城寺有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
善論一云白其論雖窮通後法義篇備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

城寺有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善論（一云白黑論）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与五教並行信順与慈悲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十九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苦屬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煩載

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乎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華故為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合億善遍（脩脩遍成聖）雖十号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閻浮道則家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輙引以

則藉王侯道則自王者俗化無國不
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閻浮道

則家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輙引以
擬倫乎
二十一邢子才河間人士魏著作郎
遷中書黄門郎以為姓人不可保謂
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
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
是西域聖人尋已寘滅使神更生安
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為後身張何得
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
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
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
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
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惜金碧
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
无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
祭天以壎栗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
神以稟秸苟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
品明德匪馨則享牛下於礿祭而況
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
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
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穢
大法之精華損農蚕之要務執契者
不以為患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
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純臣

百裁一焉時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纔
大法之精華損農蚕之要務執契者

不以為患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
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純臣
矣乖又何為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
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
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
教者脫略父母遺簪裳帝王捐六親捨
礼義赭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炫惑
惟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糾繆苛察而
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
幽滋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
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
華即戎有識不許弟槩字季節屬
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
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為徒生無
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有下惡以沉
報冥冥隨業及本何期来際莫知現
在焉識与夫羣畜愚愛奚以異哉

二十四盧思道范陽人士齊為黄門
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
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遍海
内士女為僧尼者十六七縻費公私
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强國富

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
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

內士女為僧尼者十六七縻費公私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羅之强國富

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与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肉躬大布始自六官被於九服以為釋化立教本貴清淨近世已來縻費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為論糺其縻費罷之則謂强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為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尒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

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充牣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景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无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

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乱斬斜律

他形神校計晨夕无賬身死名滅卒
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

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
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乱斬斫律
明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
斯闇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
既破帑藏充盈不解身用銜紲而
詣軍門財寶並為周有周祖既廢二
教自以為万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
無往不尅以為滅法之廟略也固天
宥之統取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貪
國縑纊合希一旦獲之填胷滿目連
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為大盜之滅國
乃以為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
不籌之惟擬曾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
他他亦破我自古恒尒無得不思周
祖謂以萬代常存与天地而齊壽也
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尅己
勵俗亦万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
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
佛法以從百姓之　歡心又顯勝相用
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
國前後鹵薄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
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尤宣政禪位小
兒時在繦褓正位斯及自号天元皇

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
又從万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

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尤宣政禪位小
兒時在繦褓正位斯及自号天元皇

帝也春秋方冨未許喪身不盈一載
又從万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
運從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為隋有
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
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
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施
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
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
位也哥帝德而曰万年後陵遲也咸
面罵而楊諸各倉廩資於群盜縻爛
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
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
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
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況
減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
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万歲今何
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
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
堅之可脩已用之財如影之相逐未
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
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弃之若遊
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
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

何所論故經云刼燒終訖乾坤洞燃
須彌巨海都為灰揚天龍人鬼於中

塵疵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
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勾有知

何所論故經云刼燒終訖乾坤洞燃
須彌巨海都為灰揚天龍人鬼於中
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
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二十五傅弢北地涅陽人其本西涼隨
魏入代齊平入周士通道觀隋開皇
十三年与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七
年事漢王及諒反遷于岐州皇運初
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
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
不行下弢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
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
弢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
則兵强農勸　易曰男女搆精萬物
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
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礼不
婚夭胎煞子減損户口不亦傷乎今
佛家連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
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
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
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曰
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曰
編於朝典者弢奏如此未足理論出

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搆精佛則絶

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
編於朝典者弃奏如此未足理論出

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擠精佛則絶
慾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
會順易陰陽不順則与佛何殊若順
固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絶慾無為
以事討論經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
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
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輙畢羣其
先斯為絶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
復黄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
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
尒慾是過原先必戒之方袪俗滯此
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
知弃出此語何以自陳毁僧傲親抗
君非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
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礼不能自化其
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来拜
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傳致有黄
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礼是緇徒
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
履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
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
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寛政畧不繩之

以法懲劾於何逃責但弃上事碎乱
不經或言朝佛邪教退遂西或或

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量不繩之

以法懲劾於何逃責但弃上事碎乱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或云三万户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

一弃去大唐丁壯僧屋二十万衆共結胡心可不備豫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万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鰥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又大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万如何面欺

上帝二十万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万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几百士庶暗愁往罪虛規来福浪說天堂地獄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号曰無道曽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為家形骸有累攉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僧福用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分外沉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

品類區分六沉之義天別不知道經
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

何所云云

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顏飄颻入紫微
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外如是非一
述天堂不許僧云是誰過乎
三明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姦
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營寺
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
寺强成一掖揔計諸寺兵多六軍假
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万户州且留
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
兇黨至今猶在請必除盪用消胡氣
浹旬之間宇宙廓清弈奏如此妄述
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万半為尼女
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兇黨
猶在者僧之從逆為俗所拘一身獨立
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乱俗惘君天地
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
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
四兇非由事佛舜既絶嗣豈是僧風不
可以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為過全
宗族滅弈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
辟固絶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歪

無横死者自聞佛戒僧尼真掃衣五
綴鉢堅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

辟固絶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蚕

無横死者自聞佛戒僧尼棄掃衣五綴鉢坌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煞蚕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此是尚濟語餘則鄙罵惡類厮下之言不足聞也

五明断僧尼居積則百姓豊滿將士皆富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迭与西域胡必不行者

八明繞論佛教虛多實少

九明隱農安匠市鄽處中國富民饒者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諍古来出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為存詞費約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覧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大直奏事怕敎人今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鍾又言佛法嫉偽勑示蕭瑀瑀曰傅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駮曰瑀先祖已来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

因集佛教入中華已来士人識見高遠有駮議其嫉惑者為高識傳云奕

弈非聖人者無法弈駮曰瑀先祖已
来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

因集佛教入中華已来士人識見高
遠有駮議其妖惑者為高識傳云弈
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悃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
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
條假誑万途可悉弈身死後出傳貨
之言雖矯詔无命可死又云上書不
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
鐘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
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
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
涕泗滂沱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
弟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日義
不濫聽私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
緣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
一從汙染頓尒沉滯反本何期上所
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太半隨類詳焉
撿唐臨冥報記云太史令傅弈自
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
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弈与道士傅仁
鈞薛蹟善後傳薛俱受官仁鈞先亡
蹟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沉人蹟
問誰耶曰即傅弈也是夜少府馮長

命夢又在一處多見是先亡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實乎昌定

蹟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蹟
問誰耶曰即傅弈也是夜少府馮長
命夢又在一處多見是先亡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實事昌定
實也又問如傅弈生平不信佛死受
何報荅曰傅弈已配越州作泥人矣
長命且入殿庭見薛蹟說所夢蹟又
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嘆之
蹟即送錢付弈并說所夢後數日而
弈卒案泥人者謂泥犁中人也泥犁
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
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
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